

<<故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故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9192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9191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苏叔阳

页数：308

字数：26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故土>>

### 内容概要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

中国文字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。

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

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

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

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## 章节摘录

北京火车站的大钟老是那样，以固定的频率一丝不苟地运转着，每隔一定的时候，奏出一定的曲调，然后庄严地敲响，从来不照顾人们的心情。

袁静雅已经在大钟下徘徊了三个钟头。

每一次钟响都撩起她的烦躁和不安。

和她一起来接白天明的郑柏年因为有一个手术要做，等了一趟车，见没有白天明，就自己先回去了。她呢，不死心，要再等几趟北上的列车，所以就单独留下来了。

车站的广场，夜晚很凉爽。

四面吹来的微风扫荡了白天的暑气，她手里那把盛开的花又泛起一阵阵的香气，使她觉得比在家里舒服得多。

这花是父亲袁亦方和魏旭之伯伯要她买的，它代表两位老人的心，献给受了一场罪，重新归来的白天明。

这举动颇有些洋化，与老中医的身份不合，但俩老爷子以为不如此便不能表达他们的心情，静雅只好从命。

车站上来来往往的旅客很多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没有什么人关注这花和这拿花的女人。

然而，也有几位好事之徒，远远近近地跟着她，用探询的目光扫射她，好像在看一个星外的来客。

这目光使静雅很不自在，有几次她不由得停住脚睁大眼睛，向探索者投去一束激光似的目光，看得那好奇者急忙别转脸去。

这种探寻的、审查似的目光，袁静雅近来是太熟悉，太厌烦了。

自从她和安适之离婚以后，这目光便包围了她。

人世间有时候也的确缺少公平。

离婚本来是男女双方的事，是非自有好心管着。

可在一些人眼里，离婚总归是女人的不对。

背叛了正义、亲人的安适之，由于是男人，就得到宽容，而被迫离异的静雅却常常遭到冷眼的射击。

袁静雅已经三十五岁了，充满梦幻的青年时代已经去而不返，但是，秋天般的中年也还没有正式到来。

她常常在希望中惶惑，又在惶惑中希望。

她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幼稚，不再为一点点小事而激动。

但她又觉得自己还远未成熟，常常为了无谓的流言而伤神。

流言是私欲的产儿。

人类有了私心也就有了流言。

倘使一个人有了出众的成绩，流言便像苍蝇般叮上了他；倘使这有成绩的人是个女人，流言便会增加一分；又倘使这女人还算得上美丽，流言就更增加一倍；再倘使这女人是单身独处，那么流言就会有如澎湃的浪涛。

不幸得很，袁静雅具备以上这四点，便一时间成了流言的靶子。

好在这流言还都止于猜测，没有到达演绎的程度，只不过以关心她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常常有人劝她和安适之复婚，婆心苦口，再三再四，很有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。

她原来曾以为是安适之派来的说客，一定领受了什么好处。

可细一打听，也不，都是些热心成性的人，受不了任何一个全须全尾的女人和男人离婚。

好像他们生到人世的惟一任务就是撮合一切离异的夫妇。

其实，他们无非想得到自我道德的满足，维护一种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道德，至于这道德是否合适，当事人是否幸福，那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了。

复婚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静雅看见安适之就产生幻觉，以为见到了一个“克格勃”。

和一个间谍同床共枕，她受不了。

于是，她坚决地回绝一批又一批的复婚论者。

## &lt;&lt;故土&gt;&gt;

用了三年的工夫，才让这些热心家屏声敛气。

可是，接着又来了一批改革论者，力主她赶紧恋爱，抓着一个合适的人，马上出嫁。

不然，二婚的女人，同年轻姑娘相比，哪怕是跟老姑娘比，也缺乏竞争力。

袁静雅连想都没想到再来一次爱情。

因此，对这批朋友的衷肠也只好婉言相拒。

说服改革论者，她又耗去三年的时间。

谁知今年春天，随着电视台英语广播教学节目“FollowMe”收视率的提高，又向静雅涌来一批新潮激进派，主张她不要急于结婚，把命运再拴到另一个男人身上，而要只恋爱，不结婚，充其量像文雅的凯瑟琳小姐一样，和心爱的人同居而已。

这个办法是新分配来的几位女医生私下里向她建议的。

但是，她们都是语言的巨人，在实践上还是矮子。

也许，她们正盼着一位带头人？

静雅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家庭里长大，贤淑是她的本色，她不愿也不能做一个新潮的领袖。

尽管她离了婚，可她没有离开培育她的土壤。

她微笑着回答了这些渴望“自由”的幻想家：“不，这我做不到。

” “那就别急着结婚，先过几年松快生活再说。

” 她们劝她。

这倒可以，因为她还没有一个使她心旌飘摇的男友。

单身女人的生活，其实并不松快。

她常常莫名其妙地在黎明前醒来，好像被什么突如其来的恐惧惊醒，再也睡不着，烦躁地看着窗子渐渐发白；有时，竟会出一身冷汗。

在中医看来，虚汗、盗汗皆是虚症，她不免有些惶恐。

但是想到自己的脏器，无论是器质还是功能，都还正常，也就打消了惶惑，只剩下无名的烦闷。

她在失眠时，总有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男人的影子飘上心头，稍纵即逝。

那是谁呢？

她反复地辨认她心灵中的这个幻影。

有一天，她终于认出来了，那是白天明。

她哑然失笑：“怎么会想起他？

” 白天明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，有名的“白专典型”，比静雅整整高五个班。

静雅入学，白天明毕业。

要不是让他留校现身说法，劝新同学不要像他似的只专不“红”，袁静雅就根本不会认识他。

那是一九六四年，正是到处开展“四清运动”的时候。

后来，白天明分配到新华医院，派去做袁亦方的学生，搞“西学中”。

西学中中医，那时虽然叫得很响，但派去学中医的，往往是医院里认为不大放心的年轻西医。

自然，那些有成就的自愿去学中医的医生又当别论。

这时，和白天明同期毕业的安适之，由于政治可靠，业务熟练，已经提拔为内科主任。

而白天明依旧是个领工资的学徒，跟着袁亦方从《内经》开始，认真而系统地学起中医典籍来。

静雅一直记得白天明背诵汤头歌的情形——厚厚的嘴唇微微翕动着，像是在嗑瓜子儿。

又高又瘦的身材，使他像个笔直的蜡扦儿。

他们之间，从来没有过一次认真的交谈。

要不是他古怪的名字，她也许早就把他忘记。

有一次，安适之在袁亦方家里当着更年长一些的郑柏年等人问白天明：“天明，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？

” “嗯嗯，是，是先父。

” 白天明嗫嚅着，连语言也沾染了中医惯用的半文半白的味道。

安适之哈哈大笑：“你的名字是最伟大的真理，也是最超级的废话。

白天自然是明亮的，不然，就是日全食了。

## &lt;&lt;故土&gt;&gt;

”许多人都笑起来，除了郑柏年。

静雅正在端茶，笑得把茶洒在白天明身上。

袁亦方从里屋撩起门帘探出头来，阴沉着脸，轻声说：“适之，不许可开这样的玩笑。

”就因为安适之的这句笑话，惹恼了魏旭之。

他当着静雅的面面对袁亦方说：“亦方，不要看花了眼，不尊重别人人格的人，绝非善良之辈。

我知道，你想招个乘龙快婿，可不应该是他。

”然而，袁亦方没有听老友的劝告，在静雅毕业的时候，还是劝说女儿嫁给了当时新华医院革委会业务组长安适之。

不是老爷子要攀高枝，他自己那时候也正燃烧着革命的炉火，三天两头到农村去，矿山去，去执行“六·二六指示”。

婚礼那天，魏旭之来了，只喝了一杯清茶，把静雅叫到里屋，摸着她的头说：“长大了，出嫁了。

好，好，好自为之吧！

”就悄然走了。

看来，还是魏旭之最会相人。

他早就看出了安适之这个人不得道……白天明呢，早被革命的风暴吹到辽远的贵州山区。

他在山乡的油灯下给静雅寄来一封贺信，自然也都是“祝你幸福”的“废话”。

他也邮来了一包中药，还有一颗完整的麝香，说是从青海的牧民手中辗转买来的，都送给了袁亦方。

此后，便音讯皆无。

白天明仿佛被黑夜吞噬了。

这些往事，早就湮没在生活的波涛里。

不知为什么，白天明却又顽强地从记忆的泥潭里挣扎出来，嗑瓜子儿似的嚙动着厚嘴唇，在静雅的心头游荡。

“这只是大脑皮层的下意识活动而已，什么都说明不了。

”静雅自己跟自己解释。

然而，当郑柏年告诉她，白天明终于又调回来时，她还是由衷的高兴。

但是，她掩藏住了这种高兴，像是不经意地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。

没有想到，父亲是那样兴奋，连魏旭之这个同白天明没有师徒之谊的老人也从椅子上跳起来，非逼她买一把花带来不可。

这把花让她犯了愁。

不买吧，怕两位老人不痛快，买吧，又怕引起同事们无谓的猜测。

她想跟郑柏年解释一下，谁知郑柏年看了这束花，眼睛都湿润了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看来，老人比我们更珍重情谊。

”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解释是多余的，而且显得矫情。

当郑柏年不得不遗憾地转回医院时，这把花又系上了他的心。

静雅此刻觉得这花比先前更加可爱，在夜风里一阵阵地向她喷吐着芳香。

所有从南方来的特别快车都已经到达了，依旧没有白天明的影子。

还有一趟快车在十点三十五分到达。

静雅决定再等这一趟，假如他不来，只好归去，因为十一点钟末班公共汽车就要开了。

她向进站口走去，蓦地在人群中看见安适之。

他也来接白天明？

他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被任命为院长，只在医务处当主任，但谁都知道，他这位院党委委员在新华医院是执掌实权的。

他自然知道白天明准确的归期、车次甚至车厢号码。

静雅不愿同他一起来迎接往日的朋友。

她正要转过身去，却瞥见安适之正提着一个红色的带轮子的手提包，同一个女人在谈话，人的心

## &lt;&lt;故土&gt;&gt;

理真是奇怪，对于曾经和自己有过密切关系的人，哪怕他曾严重地伤害过自己，也依旧保留着心灵的敏感区。

情绪不愿意服从理智的调遣，顽固地否认早已经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的现实，非要了解对方的一切隐私不可。

袁静雅早就听说安适之又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过从甚密。

那女人是位导演还是位演员？

她没听清，反正是位艺术家，而且据说十分漂亮。

这女人是她吗？

静雅很想看看，而且想与自己评比一下，看看孰个更好一些。

她走到进站口旁边售票大厅的窗檐下，透过人群的缝隙观察着安适之和那女人。

可惜，只能看见那女人的背影和安适之谈笑风生的脸。

那女人有颀长的身材，窈窕的腰身，一头波浪般的黑发，合身的轻薄料子做的连衣裙在夜风中微微摆动，确乎有点魅力。

安适之微微低着头，满脸含笑，谦恭而又不失尊严地轻轻述说着什么。

静雅看着他的脸，痛恨、酸楚连同妒意一起飘上心来，混杂的情感竟变成了叫她恶心的情绪，她暗自咒骂了自己一句，转身朝104路无轨电车站走去。

“静雅同志！”

”她忽然听见了安适之的叫声。

她又走了两步，终于站住。

她不能失态，不能没有起码的礼貌。

她是个有自尊心、自持力的主治医生啊。

她慢慢回过头来，安适之和那女人正朝她走来。

“来，介绍一下，”安适之微笑着，“这是我们医院的袁大夫。

这是电影厂的章秋丽同志。

”袁静雅微笑着伸出手去：“袁静雅。

”章秋丽闪着妩媚的大眼也伸出手去：“章秋丽。

”袁静雅握着她的手，觉得很软，手指很长，但是很凉，好像还有些抖动。

她不知是自己还是章秋丽在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波涛，是谁的手在打颤。

安适之依旧笑着：“袁大夫是很好的医生。

”他对章秋丽说完，又转向袁静雅：“章秋丽同志原来是很好的演员，现在又是导演……” “副导演，”章秋丽边更正边睨视着袁静雅，对安适之说，“你认识的人都是很好的。

”袁静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可惜，他自己并不很好。

”章秋丽忽然开心地笑了，两只手合在一起又一拍，像个小孩子似的说：“太好了。

这话真精彩。

好台词！

”袁静雅微微点点头说：“你们忙去吧，我还有事。

”说着，就要走。

安适之拦住她：“等等，林院长很想找你谈谈。

” “找我？”

什么事？

” “不清楚。

”安适之笑着说，“也许是工作的事，明天，八点半。

”袁静雅冷冷地回答：“那就明天再说。

”安适之一笑：“随你的便，反正我完成了任务。

”说罢，挽起章秋丽的胳膊扭转身走去。

……

<<故土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